蜀山劍俠傳/0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十二回　白日宣淫 多臂熊隔戶聽春聲　黑夜鋤奸 一俠女禪關殲巨盜

下一回▶

追雲叟也不還言，掐指一算，說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還有幾個應劫之人未來。再說除惡務盡，索性忍耐些日，等他們救兵到來，與他一個一網打盡，省得再讓他們爲害世人。此時破廟，他們固然勢單，我們也太來得人少。況且他廟中的四金剛、毛太等，與門下一班妖徒，雖是左道旁門，也十分厲害。魏青、周淳不會劍術；孫南、輕雲雖會，也不過和毛太等見個平手。我日前路遇孫南的師父李鬍子，因爲他能跑，我叫他替我約請幾位朋友，準定明年正月初一，在你碧筠庵見面，那時再訂破廟方針，以絕後患。」醉道人道：「前輩之言，甚是有理。祇是適纔來時，路遇輕雲，她再三求我相助，打算今晚往慈雲寺探聽動靜。老前輩能夠先知，不知去得去不得？」追雲叟道：「昔日苦行頭陀對我說過，吾道大興，全仗二雲。那一雲現在九華苦修，這一雲又這樣精進，真是可喜。去便去，祇是你不能露面，祇在暗中助她。稍得勝利，便即迴轉。因爲妖僧智通尚未必知我們明年的大舉，省得他看破我等計謀，又去尋他死去師父那些餘黨，日後多費手腳。」說罷，便率領周淳、魏青、孫南與醉道人分別。周淳好容易父女重逢，連話都未說兩句，便要分手，不免依依難捨。追雲叟道：「你如此兒女情長，豈是劍俠本色？她此去必獲勝利，明天你父女便可相見暢談，何必急在一時呢？」周淳又囑咐輕雲不要大意，一切聽醉道人的指點。輕雲一一答應，便各分別散去，不提。

話說慈雲寺兇僧智通，自從粉蝶兒張亮去採花失蹤，周雲從地牢逃走，張氏父女棄家而

去，在一兩個月中，發生了許多事體，心中好生不快。偏偏那毛太報仇心切，幾次三番要出廟尋找周淳，都被智通攔住。毛太覺得智通太是怕事，無形中便起了隔膜。有一天晚上，兩人同在密室中參歡喜禪，看天魔舞，又爲了智通一個寵姬，雙方發生很大的誤會。原來智通雖是淫兇極惡，他因鑒於他師父的覆轍，自己造建這座慈雲寺非常艱苦，所以平時絕不在本地作案。每一年祇有兩次，派他門下四金剛前往鄰省，做幾次買賣，順便搶幾個美貌女子回來受用。便是他的性情，又是極端的喜新厭舊。那些被搶來的女子秉性堅貞的，自然是當時就不免一死。那些素來淫蕩，或者一時怯於兇威的，也不過頂多給他淫樂一年，以後便棄充舞女，依他門下勢力之大小，隨意使用。三年前，偶然被他在廟中擒着一個女飛賊，名叫楊花，智通因恨她敢在太歲頭上動土，起初叫闔廟僧徒將她輪姦，羞辱一場，然後再送她歸西。因那女子容貌平常，自己本無意染指。誰想將她小衣脫去以後，就露出一身玉也似的白肉，真個是膚如凝脂，又細又嫩，婉囀哀啼，嬌媚異常。不由得淫心大動，以方丈資格，便去佔了一個頭籌。誰想此女不但皮膚白細，而且淫蕩異常，縱送之間，妙不可言。智通雖然閱人甚多，從未經過那種奇趣。春風一度，從此寵擅專房，視爲禁臠，不許門徒染指。他門下那些淫僧眼見到手饅頭，師父忽然反悔，雖然滿心委屈，說不出來。好在廟中美人甚多，日久倒也不在心上。毛太來到廟中的第一天，智通急於要和峨眉劍俠爲仇，想拉攏毛太同他的師父，增厚自己勢力。偏偏楊花又恃寵而驕，不知因爲甚麼，和智通鬧翻，盛怒之下，便將楊花送與毛太，以爲拉攏人心之計。毛太得了楊花，如獲異寶，自然是感激涕零。可是智通離了楊花，再玩別人，簡直味同嚼蠟。又不好意思反悔，祇有等毛太不在廟中時，偷偷摸摸，反主爲客，好些不便。那楊花又故意設法引逗，他哭笑不得，越發難捨。恰好又從鄰省搶來了兩個美女，便授意毛太，打算將楊花換回。毛太自然萬分不願，但是自己在人籬下，也不好意思不答應。從此兩人便也公開起來。三角式的戀愛，最容易引起風潮。兩人各含了一肚子的酸氣，礙於面子，都不好意思發作。

這天晚上，該是毛太與楊花的班。毛太因智通在請的救兵未到前，不讓他出去找周淳報仇，暗笑智通懦弱怕事。這日白天，他也不告訴智通，便私自出廟，到城內打聽周淳的下落。誰想仇人未遇，無意中聽見人說縣衙門今早處決採花淫賊，因爲怕賊人劫法場，所以改在大堂口執行。如今犯人的屍首已經由地方搭到城外去啦。毛太因愛徒失蹤，正在憂疑，一聞此言，便疑心是張亮，追蹤前往打聽。恰好犯人無有苦主認領，地方將屍體搭到城外，時已正午，打算飯後再去掩埋，祇用一片蘆蓆遮蓋。毛太趕到那裏，乘人不防，揭開蘆蓆一看，不是他的愛徒張亮，還有哪個？腦袋與身子分了家，雙腿雙膝被人削去，情形非常悽慘。給那犯人插的招子，還在死屍身旁，上寫着「採花殺人大盜、斬犯一名張亮」。毛太一看，幾乎要暈過去。知道縣中衙役，絕非張亮敵手，必定另有

能人與他作對。他同張亮，本由龍陽之愛，結爲師徒，越想越傷心。決意回廟，與智通商量，設法打聽仇人是誰。這時地方飯後回來，看見一個高大和尚掀起蘆蓆偷看屍體，形迹好生可疑，便上前相問。毛太便說自己是慈雲寺的和尚，出家人慈悲爲本，不忍看見這般慘狀。說罷，從身上取出二十多兩銀子，托地方拿二十兩銀子買一口棺木，將屍體殮埋，餘下的送他作爲酒錢。原本慈雲寺在成都名頭很大，官府都非常尊敬；何況小小地方，又有許多油水要賺。馬上收了方纔面孔，將銀子接過，謝了又謝，自去辦理犯人善後。毛太在蓆棚內，一直候到地方將棺木買來，親自幫同地方將張亮屍身成殮，送到義地埋葬，如喪考妣地哭了一場。那地方情知奇異，既已得人錢財，也不去管他。看那慈雲寺的分上，反而格外殷勤。毛太很不過意，又給了他五兩銀子的酒錢，纔行分別。他安埋張亮的時候，正是周淳在望江樓被魏青負入林中的當兒；要不是魏青與周淳開玩笑，毛太回廟時，豈不兩人碰個對頭？這且不言。

話說毛太見愛徒已死，又悲又恨，急忙忙由城中趕回廟去。走到樹林旁邊，忽見樹林內一團濃霧，有幾十丈方圓，襯着要落山的夕陽，非常好看。他一路走，一路看，正在覺得有趣的當兒，猛然想起如今秋高氣朗，夕陽尚未落山，這林中怎麼會有這麼厚的濃霧？況且在有霧的數十丈方圓以外，仍是清朗朗的疏林夕照。這事有點稀奇，莫非林中有甚麼寶物要出世，故而寶氣上騰麼？思想之時，已到廟門。連忙進去尋找智通，把禪房複室找了一個遍，並無蹤影。恰好知客師了一走過，他便問智通現在何處。了一答道：「我剛纔看見師父往後殿走去，許是找你去吧？」毛太也不介意，便往後殿走來。

那後殿旁邊有兩間禪房，正是毛太的臥室。剛剛走到自己窗下，隱隱聽得零雲斷雨之聲。毛太輕輕扒在窗根下一看，幾乎氣炸了肺腑。原來他惟一的愛人，他同智通的公妻楊花，白羊似的躺在他的禪牀上，智通站在牀前，正在餘勇可賈，奮力馳騁，喘吁吁一面加緊工作，一面喁喁細語。毛太本想闖進去，問智通爲何不守條約，在今天自己該班的日子，來擅撞轅門？後來一想，智通當初本和自己議定公共取樂，楊花原是智通的人，偶爾偷一回嘴喫，也不算甚麼。自己寄人籬下，有好多事要找他幫忙，犯不上爲一點小事破臉，怒氣便也漸漸平息。倒是楊花背着智通，老說是對自己如何高情，同智通淫樂，是屈於兇威，沒有法子。今天難得看見他二人的活春宮，樂得偷聽他們說些甚麼，好考驗楊花是否真情。便沉心靜氣，連看帶聽。誰想不聽猶可，這一聽，酸氣直攻腦門，幾乎氣暈了過去。原來楊花天生淫賤，又生就伶牙俐齒，祇圖討對方的好，甚麼話都說得出。偏偏毛太要認真去聽，正碰上智通戰乏之際，一面緩衝，一面問楊花道：「我的小乖乖，你說真話，到底我比那廝如何？」

毛太在窗外聽到這一句，越發聚精會神，去聽楊花如何答覆。心想：「她既同我那樣恩愛，就算不能當着智通說我怎麼好，也絕不能把我說得太稀鬆。」誰想楊花聽罷智通之言，星眼微揚，把櫻桃小口一撇，做出許多淫聲浪態，說道：「我的乖和尚心肝，你不提起他還好，提起那廝，簡直叫我小奴家氣得恨不能咬你幾口纔解恨。想當初自蒙你收留，是何等恩愛，偏偏要犯甚麼脾氣，情願當活王八，把自己的愛人，拿去結交朋友。後來你又捨不得，要將小奴家要回，人家嘗着甜頭，當然不肯，纔說明一家一天。明明是你的人，弄成反客爲主。你願當活王八，那是活該。可憐小奴家，每輪到和那個少指沒手的強盜睡，便恨不得一時就天亮了。你想那廝兩條毛腿，有水桶粗細，水牛般重的身體，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。也不知他碰到甚麼大釘子上，把手指頭給人家割了兩個去，叫人見了都噁心。虧他好意思騙我，還說是小孩時長瘡爛了的，這話祇好哄別人，小奴也會一點粗武藝，誰還看不出來，是被兵刃削去了的？我無非是聽你的話，想利用他，將來替你賣命罷了。依我看，那廝也無非是一張嘴，未必有甚麼真本事。我恨不能有一天晚上，來幾個有能力的對頭，同他打一仗，倒看他有沒有真本領。如果是稀鬆平常，趁早把他轟走，免得你當活王八，還帶累小奴家生氣。」

她祇顧討智通的好，嘴頭上說得高興，萬沒想到毛太聽了一個逼真。智通也是一時大意，以爲毛太出去尋周淳，也和上回一樣，一去十天半月。兩人說得高興，簡直把毛太罵了個狗血淋頭。毛太性如烈火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不由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再也無心計及利害，喊一聲：「賊淫婦，你罵得我好！」話到人到，手起處一道黃光，直往楊花頭上飛去。楊花沒曾想到有這一手，喊聲：「哎呀，不好！師父救命！」智通出乎不意，倉猝間，也慌了手腳，一把將楊花提將過來，夾在脅下，左閃右避。毛太已下決心，定取楊花性命，運動赤陰劍，苦苦追逼。幸而這個禪房甚大，智通光着屁股，赤着腳，抱着赤身露體的楊花，來回亂蹦。也仗着智通輕身功夫純熟，跳躍捷如飛鳥，不然漫說楊花性命難保，就連他自己也得受重傷。可是這種避讓，不是常法，手上還抱着一個人，又在肉搏之後，氣力不佳，三四個照面，已是危險萬分。正在慌張之際，忽然窗外一聲斷喝，說道：「師父何不用劍？」話言未了，一道白光飛將出來，將毛太的劍光敵住。智通因見毛太突如其來，背地說好友陰私，未免心中有些內愧。又見楊花危急萬分，祇想到捨命躲閃，急糊塗了，忘卻用劍。被這人一言提醒，更不怠慢，把腦後一拍，便有三道光華，直奔黃光飛去。楊花趁此機會，搶了一件衣服披在身上，從智通脅下衝出，逃往複壁而去。

毛太忽見對頭到來，大喫一驚，定眼看時，進來的人正是知客了一。原來了一因爲來了一個緊要客人，進來稟報智通，誰想走到房門口，聽見楊花哭喊之聲。他本來不贊成他

師父種種淫惡勾當，以爲楊花同上回一樣觸怒智通，他恨不能他師父將楊花殺死，纔對心思。打算等他們吵鬧完後，再來通稟。欲待回去陪那來客，正要轉身走回前殿，忽聽得房中有縱跳聲音，不由探頭去看，正好看見毛太放出劍光，師父同楊花赤身露體的狼狽樣兒，乃是雙方喫醋火併。暗忖師父爲何不放劍迎敵？好生奇異。後來看見毛太滿面兇光，情勢危險，師生情重，便放劍迎敵，毛太見了一放劍出來，哪在他的心上。心想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大鬧一場吧。誰想智通的劍也被勾引出來。那智通是五臺派鼻祖落雁峯太乙混元祖師嫡傳弟子，深得旁門真傳，毛太哪裏是他的敵手。不到一盞茶時，那青紅黑三道光華，把毛太的劍光絞在一起，逼得毛太渾身汗流。知道命在頃刻，不由長嘆一聲道：「吾命休矣！」幸喜了一見師父出馬，他不願師徒兩個打一個，將劍收回，在旁觀戰，毛太還能支持些時。

正在這危急萬分之時，忽聽窗外一聲大笑，說道：「遠客專誠拜訪，你們也不招待，偷偷在這兒比劍玩，是何道理？待我與你二人解圍吧。」說罷，一道金光，由窗外飛進一個丈許方圓、金光燦爛的圈子，將智通和毛太的劍光束在當中，停在空際，動轉不得。智通和毛太大喫一驚，擡頭看時，祇見來人身高八尺開外，大頭圓眼，面白如紙，一絲血色也沒有，透出一臉的兇光。身穿一件烈火袈裟，大耳招風，垂兩個金環，光頭赤足，穿着一雙帶耳麻鞋，形狀非常兇惡。智通一見，心中大喜，忙叫：「師兄，哪陣香風吹得到此？」毛太巴不得有人解圍，眼看來人面熟，一時又想不起，不好招呼。正在沒有辦法，那人說道：「兩位賢弟，將你們的隨身法寶收起來吧，自家人何苦傷了和氣？倒是爲甚麼？說出來，我給你們評理。」這兩個淫僧怎好意思說出原因，各人低頭不語，把劍光收回。那人將手一招，也將法寶收回。毛太吞吞吐吐地問道：「小弟真正眼拙，這位師兄我在哪裏會過，怎麼一時就想不起來？」那人聽了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賢弟，你就忘記當初同在金身羅漢門下的俞德麼？」毛太聽了，恍然大悟。

原來粉面佛俞德，本是毛太的師兄，同在金身羅漢門下。祇因那一年西藏的毒龍尊者到金身羅漢洞中，看見俞德相貌雄奇，非常喜愛；又因自己門人周中匯在峨眉鬥劍，死在乾坤妙一真人齊漱溟的劍下，教下無有傳人，硬向金身羅漢要去收歸門下，所以同毛太有數日同門之誼。俞德將兩位淫僧一手拉着一個，到了前殿，寒暄之後，擺下夜宴。俞德便與他二人講和，又問起爭鬥情由。智通自知這是丟臉的事，不肯言講。還是毛太比較粗直，氣忿忿地將和智通爲楊花喫醋的事，詳詳細細說了一遍。粉面佛俞德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兩人鬧了半天，原來爲的是這樣不相干的小事，這也值得紅臉傷自家人的和氣麼？來來來，看在我的薄面，我與你倆解和了吧。」智通與毛太俱都滿臉慚愧，各人自知理屈，也就借着這個臺階，互相認了不是，言歸於好。

三人談談笑笑，到了晚飯後，智通纔把慈雲寺近兩月來發生的事故，詳詳細細告訴俞德，並請他相助一臂之力。俞德聽罷智通之言，祇是沉吟不語。毛太忽然說道：「我有兩件要事要講，適纔一陣爭鬥，又遇俞師兄從遠道而來，心中一高興，就忘了說了。」俞德與智通忙問是何要事，這樣着急。毛太道：「我今日進城，原是要尋訪仇人報仇雪恨。誰想仇人未遇見，倒是尋訪着失蹤徒兒張亮，被人擒住，斷去雙足，送往官府，業已處了死刑了。」智通道：「這就奇了！張亮師侄失蹤，我早怕遭了毒手，衙門口不斷有人打聽消息，如何事先一些音訊全無？毛賢弟不要聽錯了吧？」毛太着急道：「哪個聽錯？我因聽人說縣衙內處決採花大盜，我連忙趕到屍場，不但人已死去，並且雙足好似被擒時先被人斬斷的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絲也不假。我急忙回來，找你商量如何尋訪仇家，誰想進門便爲一個賤人爭鬥，差點傷了自家兄弟義氣。」俞德道：「賢弟不要着急。我想此事絕非你一人的私事，必定是峨眉有能人在成都，成心同你我爲難。報仇之事，千萬不可輕舉妄動，須要大家商量纔好。你說的兩件要事，還有一件呢？」毛太道：「我回廟時節，天纔酉初，太陽尚未落山。廟前樹林中，忽然起了一團白霧，大約有數十丈方圓，好似纔開鍋的蒸籠一樣，把那一塊樹林罩得看都看不清。可是旁邊的樹林，都是清朗朗的。我想必定有甚麼寶物該出世吧？」俞德聽毛太言時，便十分注意。等他說完，連忙問道：「你看見白霧以後，可曾近前去看麼？」毛太道：「這倒不曾。因爲我忙於回廟，並且我一個人要去掘取寶物，也得找幾個幫手，所以未走近前去看。」俞德道：「萬幸！萬幸！」說罷，臉上好似有些惶急。智通問道：「師兄，你看毛賢弟所說的林中白霧，難道說真有寶物出現麼？」

俞德道：「有甚麼寶物，簡直我們的對頭到了。你當那團白霧是地下冒出來的麼？是那人用法術逼出來的呀。自從老賊婆淩雪鴻死後，祇有那怪老頭白谷逸會弄這一類障眼法。這種法術，名叫靈霧障，深山修道，真仙們往往利用它來保護洞門，以便清修，不受惡魔的擾鬧。這怪老頭二三十年不出世，江湖上久不見其蹤跡，他的爲人，我常聽我師父毒龍尊者提起，本人卻不曾見過。將纔智賢弟說他出世，我還半信半疑。如今他既在廟前樹林中賣弄，想必是有甚麼舉動，要與我們不利。如果是他，我們這幾個人絕不是對手，須要早做準備。」智通雖未與追雲叟交過手，常聽師父說起他的厲害，聽了俞德之言，非常驚慌。惟獨毛太早年祇在江湖上做獨腳強盜，他出世時，追雲叟業已隱遁，不知道深淺利害，氣忿忿地說道：「師兄休得這樣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的威風。我想人壽不過百年，那怪老頭既然二十多年不見出世，想已死在深山空谷之中，現在所發現的，焉知不是另一個人呢？樹林中的白霧，就算是有人弄玄虛，也不過是一種障眼法兒，有甚麼了不起，值得這樣害怕？」

俞德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你哪裏知道厲害。你白天幸而是回廟心切，不曾走到霧陣中去；如若不然，說不定也遭了毒手。峨眉派中，頗有幾個能手，怪老頭更是一個奇人。此次但願不是他纔好，如果是他，就連我師父毒龍尊者，恐怕也無法制他。他們照例每隔三五十年，必要出來物色一些資質好、得天獨厚的青年做門徒，以免異日身後無有傳人。前年，我師父毒龍尊者說他們又漸漸在川、陝、雲、貴一帶活動，偏偏湊巧，五臺派和西藏派也屆收徒之年，少不得因爲彼此收徒弟，又要鬧出許多是非。聽說黃山餐霞大師已經收了一個女弟子，名叫周輕雲，是齊魯三英之一周淳的女兒，小小年紀，長得十分美麗，從師不多幾年，已練得一身驚人的本領。其餘如苦行頭陀、齊漱溟、髯仙李元化等，俱已收了些得意的門人。早晚一定有許多事情發生，你留神聽吧。」毛太聽了，忙問道：「師兄說的那個周輕雲，就是我那仇人周淳的女兒麼？你怎麼知道這樣清楚？」俞德道：「那黃山五老峯後面有一個斷崖，削立千仞，險峻異常，名叫五雲步，上面有五臺派中一位前輩女劍仙在那裏參修。此人乃是你我三人的師父的同輩，也曾參加五十年前峨眉比劍。她因見老祖師中了無形劍，知道勢力不敵，不曾交手，便趁空遁走。表面上說是自己脫離旋渦，獨住深山修煉，其實是臥薪嚐膽，努力潛修，想爲師祖報仇。因爲未曾與峨眉派中人交過手，破過面，所以餐霞大師纔能容她在黃山居住。近二三十年來，着實收了幾個得力的男女徒弟。餐霞大師對她也漸漸懷疑，借着談道爲由，屢次探她老人家口氣。她卻守口如瓶，平日連門下幾個心愛弟子，也不把峨眉深仇露出半點。餐霞大師雖然疑忌，倒也無可奈何於她。偏偏她又在天都峯上得了枝仙芝，返老還童，八九十歲的人，看去如同二三十歲的美女子一般。餐霞大師帶周輕雲到她洞中去過。她同我師父毒龍尊者最爲交厚，每隔二三年，必到西藏去一次。我來時在師父那裏相遇，她說起這個周輕雲來，還後悔物色徒弟多少年，怎麼自己時常往來川藏，會把這樣好的人才失之交臂，反讓仇人得去呢？我所以纔知道得這樣詳細。」智通插言道：「你說的可是黃山五雲步萬妙仙姑許飛娘麼？」俞德道：「不是她還有哪個？」

毛太正聽得津津有味，忽然拍手大笑道：「想不到周老三還有這麼美貌的一個女兒，將來要是遇見我們，把她捉來快活受用，豈不是一件美事？」話言未了，忽然面前一陣微風，一道青光如掣電一般，直往毛太胸前刺來。毛太喊一聲：「不好！」連忙縱身往旁跳開。饒他躲閃得快，左膀碰着劍鋒，一條左臂業已斷了半截下來。還算智通久經大敵，忙將後腦一拍，飛出三道光華，上前敵住。俞德的法寶俱是用寶物煉就，雖然取用較慢，這時也將他的圈兒放起，去收來人的劍光。毛太也負痛放出劍來迎敵。偏偏來人非常狡猾，俞德的太乙圈方纔放出，劍光忽地穿窗飛出，不知去向。俞德等三人連忙縱出看時，祇見一天星斗，庭樹搖風，更不見放劍人一些蹤跡，氣得三人暴跳如雷。俞德更不怠慢，

將身起在半空看時，祇見南面天上有一道青光，往前飛去。俞德忙喊：「大膽刺客，往哪裏走！」這時智通叫毛太趕快包裹傷處，也縱身隨着俞德往前追趕，剛剛追到樹林青光斂處，蹤跡不見。智通正要進林找尋，俞德連忙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「賢弟千萬不可造次，昏林月黑，你知道刺客藏在哪裏？進去豈不中他暗算？我看今晚是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不如先行回廟，再作計較吧。」智通忿怒不過，祇得站在林外，把劍光飛進林去，上下八方刺擊了一遍。等到收回劍光時並無血腥味，知道刺客不曾傷了分毫。經俞德苦勸，無可奈何，垂頭喪氣地迴轉。

剛剛走近廟牆，忽聽喊殺之聲，料知有異。急忙飛身上牆一看，祇見一個穿青的女子，與毛太、了一兩人鬥劍，正在苦苦相持。那女子身段婀娜，年紀不大，長得十分秀麗。放出來的劍，夭矯如龍，變化不測。再一看毛太與了一，已被那女子的劍光逼得汗流浹背。在這一剎那的當兒，忽聽空中一聲響處，了一的劍光，被那女子的劍糾纏着祇一絞，噹的一聲，折爲兩段，餘光如隕石一般，墜下地來，變成一塊頑鐵。毛太又斷了一隻臂，本已疼痛，再加那女子的劍非常神妙，負痛支持，看看危險。這時俞德、智通趕到，看見毛太危險萬分，更不怠慢。智通腦後一拍，放起三道光華。俞德左手先將圈兒放起，右手取出煉就的五毒追魂紅雲砂，正待要放。忽聽空中一聲「留神暗器」，女子還未等俞德圈兒近身，將身騰起，道一聲：「疾！」身劍合一，化道青光，破空而去。俞德、智通見來人二次逃走，心中大怒，也將身起在半空，運動劍光，正待向前追趕。忽見半空中又有一道白光，迎頭飛至。俞德大怒，將手中紅砂往空一撒，一片黃霧紅雲，夾着隱隱雷電之聲，頓時間天昏地暗，鬼哭神號。約有頓飯時許，俞德料想敵人必定受了重傷，暈倒在地。當下收回紅砂，往地上觀看，口中連喊「奇怪」。智通忙問何故。俞德道：「我這子母陰魂奪命紅砂，乃是我師父毒龍尊者鎮山之寶，無論何等厲害的劍仙俠客，祇要沾一點，重則身死，輕則昏迷。今天放將出去，黃霧紅光明明將敵人劍光罩住，爲何不見敵人蹤跡？叫我好生納悶。」

正說話間，智通道：「你看那邊放光，我們快去看來。」俞德往前一看，離身旁十丈左右，果然一物放光，急忙拾起一看，乃是一柄一尺三寸許的小劍。想是敵人寶劍中了紅砂，受了污穢，跌落塵埃。那劍雖然受傷，依舊晶瑩射目，在手中不住地跳動，好似要脫手飛去；又好似靈氣已失，有些有心無力的樣子。俞德連誇好劍，向智通道：「你別小覷了它，你看它深通靈性，雖然中了砂毒，依舊想要脫逃，如不是苦修百年，絕不能到這般田地。照這劍看來，敵人的厲害可知。準是他也知我紅砂的厲害，無計脫身，迫不得已，纔把他多年煉就的心血，來做替死鬼。不過此人失了寶劍，便難飛行絕迹，想必逃走不遠，師弟快隨我去追尋吧。」

說完，正待同智通往前搜查時，忽然耳旁聽見一陣金刀凌風的聲音，知道有人暗算，急忙將頭一偏。誰想來勢太急，左面頰上，已掃着一下，不知是甚麼暗器，把俞德大牙打掉兩個，順嘴流血不止。緊接着箭一般疾的一道黑影飛過身旁。俞德正在急痛神慌之際，不及注意，那人身法又非常之快，就在這相差一兩秒鐘的當兒，俞德手中的戰利品已被那人劈手奪去。那人寶劍到手時，左手掄劍，雙腳並齊，照着俞德胸前一蹬，順手牽羊，來一個雙飛鴛鴦腿。順勢變招，腳到俞德胸前，借力使力，化成燕子飛雲縱，斜飛幾丈高遠，發出青光，身劍合一，破空飛出。身手矯捷，無與倫比，饒你俞德、智通久經大敵，也鬧了一個手足無所措。智通眼看敵人飛跑，怒火千丈。縱身追時，祇見那道青光業已破空入雲，不知去向，無可奈何，又急又氣。再回來看俞德時，業已痛暈在地，智通向前扶起，恰好了一垂頭喪氣走出觀看動靜，幫同智通將俞德擡到房中。解開衣服一看，胸前一片青紫，現出兩個纖足印，輪廓分明。估量來人是個女子，穿的是鋼底劍靴，所以受傷如此之重。如非俞德內外功都到上乘，這一腳定踢穿胸腹，死於非命。俞德連受二處重傷，疼痛難忍，忽然一聲怪叫，連吐兩口鮮血，痛暈過去。智通見了，愈發着忙，急將備就救急傷藥，與他灌救，仍然不見止痛。痛罵了一陣刺客，也無濟於事。祇得讓毛太同俞德兩個，一個這壁，一個那壁，慢慢養傷，細細呻吟。不提。

說了半日，那兩個刺客到底是誰呢？原來醉道人同周輕雲辭別追雲叟，便在林中取出乾糧同紅葫蘆裏的酒，飽餐一頓。到了晚間，二人到了慈雲寺，正遇見俞德、智通、毛太三人在那裏大發議論。依了輕雲，便要下去一較短長，幾番被醉道人止住。並告訴她俞德如何厲害，如果要下去，須要如此如彼，依計而行。他等三人俱懷絕藝，祇可暗中乘其不備，讓他受點創傷。如果真正明面攻擊，絕不是敵手。商量妥當，偏偏毛太要說便宜話，把這位姑娘招惱，這纔放出飛劍，原打算取毛太首級，偏又被他逃過，祇斬下半截手臂。後來俞德放出圈子，輕雲因聽醉道人囑咐，估量厲害，又加上智通的三道光華，迎敵時便覺喫力，情知不是對手，便知難而退，依照原訂計劃，逃往樹林。醉道人已在半途相助。智通同俞德在林外說話時，輕雲因恨毛太不過，不聽醉道人攔阻，飛身繞道入廟，打算趁毛太無人幫助時，取他首級雪恨。誰想毛太驚弓之鳥，早已提防，輕雲劍光一到，便交起手來，毛太堪堪抵敵不住。知客僧了一在後殿因聽說師父去追刺客，往前邊來看，正遇見毛太與一穿青女子動手，便上前相助。周輕雲受過餐霞大師真傳，生有仙根，又加數年苦功，哪把二人放在心上。運動神光，纔一交手，便把了一的劍斬斷。毛太愈加勢孤，恰好又是俞德、智通趕回。輕雲見不是路，飛身逃走；這時如果稍慢一步，便遭紅砂毒手。醉道人見輕雲不聽吩咐，前去涉險，生怕有些失利，對不起餐霞大師，早在暗中防備。也深知紅砂厲害，不敢上前。爲救輕雲，拼出百年煉就心血，連忙

將自己劍光放出，攔住來人去路，輕雲纔得逃生。果然紅砂厲害，劍光一着紅砂，便跌到塵埃。醉道人雖然心痛，因怕紅砂厲害，不敢去拾。

輕雲見醉道人爲了救自己，失去寶劍，又羞又急，又氣又怒。她少年氣盛，又仗着藝高人膽大，便要乘機奪回。醉道人一把未拉住，正在着急。忽聽耳旁有人說話道：「我把你這醉老道，這回花子沒蛇耍了吧？」醉道人聽出是追雲叟，不禁大喜，便道：「都是你讓我保護小孩子，這孩子又倔強不聽話，你須賠我的劍來。如今這孩子又上去了，你還不去幫忙，在這兒說風涼話，倘有失機，如何對得起餐霞大師？」追雲叟道：「這孩子頗似我當年初學道的時節，異日必爲峨眉爭光，她雖有兩三次魔難，現在絕無差誤。你的劍也應在她的身上，得一柄勝似你的原物。而你的劍得回來，祇消我帶回山去，用百草九轉仙丹一洗，便還你原物。你失一得雙，都是我老頭子作成你的，虧你還好意思怪人。」醉道人料無虛言，十分高興。

正說時，輕雲已經奪劍迴轉。說起奪劍情形，又說臨走還賞了俞德兩鴛鴦腳，臉上十分得意。正說時，追雲叟現出原身，輕雲連忙上前拜見。醉道人道：「你這孩子也太歹毒。你往虎口內奪食，把我寶劍得還，也就罷了，你還意狠心毒，臨走還下了那麼一個毒手。假如俞德因你這一腳送命，豈不又與西藏派結下深仇？江湖上異人甚多，我們但能不得罪人，就不得罪人。你小小年紀，正在往前進步，想你成名之時，少一個冤家，便少一層阻力。下次不可如此造次。」說到此間，追雲叟連忙攔阻道：「醉道人你少說兩句吧，我們越怕事，越有事。你忘了從前峨眉鬥劍時麼？起初我們是何等退讓，他們這一羣業障，偏要苦苦逼迫，到底免不了一場干戈。這回與從前還不是一樣？她少年智勇，你當老輩的，原該獎勵她纔對。你說毒龍厲害，須知如今是各人收徒，外加有人要報峨眉之仇，他們已聯合一氣，我們但能得手，除惡務盡，去一個少一個。西藏這條孽龍，在西藏作惡多端，也該是他氣運告終之時，倘遇見了他的門下，卻是容留不得。你不知道，這一回乃是邪、正兩道爭存亡之時。」醉道人道：「我何嘗不知道。不過餐霞昔日再三相托，她說輕雲眉梢有紅線三道，殺劫太重，我不能不時時警戒而已。」

正說間，忽見正西方半空中有幾道紅線飛來，追雲叟說聲：「快走！」便同他二人起在空中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